



老人与海

附英文

人可以被消灭，但不能被打垮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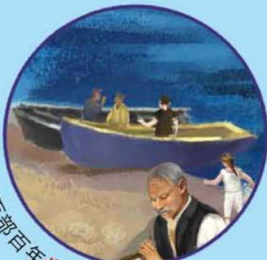
[美] 海明威 著 任小红 译



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
语文新课标必读经典



成长文库献给
成长中的孩子及怀念成长的大人



一生必读百部百年
世界经典名著



青少年素质教育最佳读本



唯美彩色插图版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老人与海

[美] 海明威 著
任小红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 ; 任小红译. — 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1.8
ISBN 978-7-5385-5753-4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任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4461号

老人与海

著 者: [美] 海明威
选题策划: 常青藤
选题监制: 韩捷音
责任编辑: 李 严
特约监制: 李 娟
装帧设计: 蒿薇薇
插图绘制: 王 杨 姜静亚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电 话: 0431-85640624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开 本: 720×1000毫米
印 张: 13.75
字 数: 200千字
版 次: 2011年9月第1版
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5753-4
定 价: 21.00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





1951年初，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郊外的别墅动笔创作《老人与海》。作品的主角是位名叫桑提亚哥的老渔夫，他饱经风霜，冷静与勇武中透着股看破人世的高傲，像极了当时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，忍受着巨大的心灵与肉体双重煎熬，并逐渐走过人生壮年的海明威。故事开场，老渔夫已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了，这时我们便又联想到了作者。海明威于1950年发表小说《过河入林》，却遭评论界一致批评，并怀疑其江郎才尽。其实衡之以作者才华，该作确实平平，因此离1940年发表《丧钟为谁而鸣》，海明威已逾十载未发表重要作品了。接着，在故事的第八十五天，幸运之神降临老渔夫正如文艺女神之降临海明威，桑提亚哥意外钓到一条巨大的马林鱼，老人与大鱼周旋三天后终于将它制服。然而，

大鱼留下的一道血踪却引来无数鲨鱼的抢夺，老人奋力搏斗以保住自己的战利品，但回到海港时，大马林鱼只剩一副骨架了。这时的老人，终于筋疲力尽，在别人对那副巨大鱼骨的惊诧中沉沉睡去，并再次梦见了狮子。

《老人与海》的故事就这么简单，而作者自是出手不凡，用他那朴实简劲的文笔，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跟命运抗争的悲剧英雄形象。在不足三万字的篇幅内，作者力求给读者呈现的，乃是人生过程的一个缩影，即斗争，并在斗争中取得尊严与光荣。该故事乃一出古典式悲剧，它的悲剧力量来自贯穿始终的宿命感。一开场，作者形容老渔夫的船帆，说它“卷拢之后，就像一面永远打不了胜仗的败军之旗。”因此这便预示了一次注定失败的出海，也象征了人生旅途终要达到的终点——死亡之站。然而，宿命论笼罩下的悲剧并非教人以怯懦与沉沦，既然结局已定，那人生拼搏的意义便超越了“成败论英雄”。作者在该故事中讨论的，正是人性的高贵，及人生的尊严与光荣。正如故事最后，作者借老渔夫之口喊出的：“人生来可不是给打垮的……人可以被消灭，但不能被打垮。”

海明威自道：“我试图描写一个真正的老人，一个真正的孩子，真正的大海，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。然而，我若能写得足够逼真的话，他们也能够代表许多其他的事物。”诚然，一篇让人思索的凝练的小说，一定是篇高度象征的小说。在这部小说中，简单地说，老人象征人类面对死亡之悲剧的不屈斗争精神；孩子象征着青春的记忆与人类的未来；大海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缩影；

而最难说清楚的，则是大马林鱼和鲨鱼的象征了。我觉得，大马林鱼象征着一种美，一种稍纵即逝之大美。它像灵感一样，于某天突然降临，老渔夫便这样意外地遇上了那条大鱼，在斗智斗勇中，他从未将对方看成自己的敌人，老人说：“鱼也是我的朋友……可我必须杀死它。”海明威笔下的那条大鱼幽雅异常，有着绅士风度。鱼的高贵甚至超越了人，超越了想要吃它的人，老人这样想道：“可他们那些人配得上吃它吗？不，当然配不上。它行事磊落，性情高贵，就冲它的风范，没有人配得上吃它。”因此，当老人与大鱼整整周旋了三天，他是想获取那份美；而当鲨鱼前来抢夺之时，老人挺身反抗，那是想留住那份美。

然而，一切的美终将消逝。人生之大美，美得惊心，美得热烈，美得短暂，亦美得残酷。因此鲨鱼在故事中便象征着一种摧毁之力，而作者象征的复杂性则在于对这种破坏力，亦保留了一份歌颂。作者这样描写第一条来袭的鲨鱼：“这是一条庞大的灰鳍鲨，天生就游得飞快，跟大海里最快的海鱼游得一样快，除了嘴巴，它全身上下都很美。它的背像剑鱼那么蓝，肚子银光发亮，身上的皮又光滑又健美。”第一条鲨鱼的出现，便预告了大马林鱼被吞噬的厄运。于是鲨鱼一条接一条出现，而随后出现者皆为丑陋、凶悍与无情的。可为何第一条鲨鱼却不失其美呢？在海明威的“硬汉哲学”中，美是一种力量，有力者皆为美，而悲剧的力量则来自美与美的撞击。马林鱼被击毙后，它的活力不在，那份美已僵死，势必被更有力者征服。我觉得，鲨鱼的破坏力象征着人世间最大的破

坏力——时间的破坏力，就连老人也必被其征服。大马林鱼死了，它便如抛入时间之海中，鲨鱼杀死一条却来了一群，如时间之无情流淌。从时间之海中，老人最终空手而返，只得一副嶙峋的鱼之白骨。这，便是人类最大的悲剧。莎翁在其商籁中反复感叹的，便是这种忧伤，也正如中国古人所感叹的“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”。然而，若世间一切皆能永恒，那么人生将会丧失很多价值，很多意义，很多美。我想，这便是作者要提笔一赞那第一条鲨鱼的原因吧。

《老人与海》是部古典悲剧式的小说，它的悲剧力量之所以不让人绝望与沉沦，我觉得在于作者成功安排了在初稿中原本没有的男孩的角色。这位男孩五岁起就常陪着老人一起出海打鱼，而这次，男孩的父母看老人倒了霉，便把男孩从老人身边叫走了。老人在出海途中，在跟大马林鱼周旋，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，常想象着男孩在他身旁，常自言自语地和男孩对着话。这是些十分温存，十分令人感动的片段。男孩，是老人的青春记忆与力量源泉。在海明威笔下，男孩象征着希望与回归。故事中有了男孩的出现，我们才在绝望中读出了希望，正如在沙漠中看到了绿洲，在汪洋中发现了地平线，在一位硬汉的脸上，体味出了温柔的线条。

海明威说他要描写真正的老人、真正的孩子、真正的大海，真正的鱼和真正的鲨鱼。其实作者漏说一样，请别忘了，他还描写了真正的狮子，虽然狮子从未真正出场，仅存于老人的梦中。狮子在小说中是力量的化身，象征着勇敢与冷傲。老人的狮子之梦，贯穿故事始终，可以说狮子的意象是整部充满力量的小说的发力点，

是推动故事前进的背景力。我们更应注意到，老人梦里的狮子，从未大跑大跳，大吼大叫，它们只是在金黄色的海岸边，在暮色苍茫中，静静走下沙滩。这种高贵与幽雅，让人想起了那条大马林鱼。而有时，狮子也让老人想起了男孩——“薄暮中，这些狮子像嬉戏的猫咪，让他心生怜爱，就像他打心眼里怜惜那个男孩一样。”安静的狮群中，凝聚着一股伟大的力量，也许这便是作者要表达的悄无声息的自然造化之力吧。

读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不禁让人想起他的前辈作家梅尔维尔的小说《白鲸》。然而，同样是关于捕鱼的故事，两部小说的风格与寓意却如此不同。《老人与海》完全没有《白鲸》中的那股复仇之气，老人与那条大鱼的关系一直处在亦敌亦友之间，并真心赞赏对方的高贵与幽雅，且小说的气氛也不似后者那般诡谲。最终，作者更将故事推向了一个静穆的，并充满生机的结局：老人只钓回一副鱼骨，巨大的鱼骨引来众人的惊诧。而老人呢，在他的小棚屋里又睡着了。“他依然脸朝下趴着，男孩坐在旁边看着他。老人正梦见那些狮子。”经历过搏斗与风浪的人生，终于归复平静，然而这不是种死寂的平静，而是种酝酿着青春与希望的平静。也许读完了这篇故事，你也会梦见狮子。

杨晓波

2011年8月暑期，于杭州寓所



他是一位孤独的老人，每日摇着一只小船，独自在墨西哥湾捕鱼。整整八十四天，他一无所获。头四十天，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。四十天后，他们一条鱼都没有抓到，男孩的父母把男孩叫了回去，告诉他说，这个老头儿现在是个彻头彻尾的“倒霉蛋”，也就是说，倒霉到了极点。父母安排男孩跟另一条船下海，男孩顺从地去了，结果第一个星期就抓到三条大鱼。男孩看着老人每天摇着空船回来，心里很难受，总是跑下岸，帮他搬盘好的钓绳、拖钩、渔叉和卷在桅杆上的帆布往回搬。老人的帆布上缝着几个补丁，用以遮盖破洞，整个卷拢之后，就像一面永远打不了胜仗的败军之旗。

老人枯瘦而憔悴，脖颈后面有几道深深的“沟壑”。两腮有一些褐色斑块，那是热带海洋反射的阳光，照在脸上形成。斑块

一直向下蔓延，布满了两颊。他那双长年累月拉网、打鱼的双手，勒出了几道深深的疤痕，疤痕上布满了裂口，没有一块是新落下的，它们就像干涸的沙漠经受过风蚀一样古老。

老人浑身上下都显得十分古朴，唯独那双眼睛，透着年轻的气息，像海水一样蔚蓝，流露出欢快、不服输的神情。

他们把小船泊在沙滩上，径直爬上堤岸，这时，男孩说道：“桑提亚哥，我又可以跟你下海了，我在那条船上挣了点儿钱。”

老人以前教过男孩打鱼，男孩打心眼里敬佩他。

“不行，你现在跟的是一条幸运船，你就待在那里，哪儿也别去。”老人说道。

“可是，你不记得了？有一次，你整整八十七天没抓到一条鱼，结果在后来的三个星期里，咱们天天都能抓到大鱼。”

“当然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也知道，你不是因为对我没信心而离开我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走的，我还是个孩子，必须听他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这是人之常情。”老人说。

“他没有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可是咱们有信心，对不对？”老人说。

“对，那我可以请你到露台餐馆喝点儿酒吗？喝完咱们带着这些家什回家。”男孩说。

“当然可以啦。两个打鱼的去喝酒喽。”老人说。



他们坐在露台餐馆喝酒，不少渔夫都在拿老人寻开心，老人也不生气。那些年迈的渔夫们看着他，都觉得很悲哀，但是并没有流露出来，只是彬彬有礼地聊洋流，聊自己能把渔线送进大海多深，聊这些日子的好天气，聊他们的所见所闻。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们都已经回家了，他们把枪鱼开膛破肚，平铺在两条厚木板上，四个人分别抬着木板一角，摇摇晃晃地走向鱼仓，在那里等冷藏车把这些鱼运往哈瓦那市场。捕到鲨鱼的人把它们运到海湾对岸的鲨鱼加工厂，用滑车把鲨鱼吊起来，去除肝脏，切掉鱼鳍，剥去鱼皮，再把鱼肉切片准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一股腥味儿会从鲨鱼加工厂吹过海湾，但是今天的味道有点儿淡，因为东风转成北风了，现在差不多停了。没有熏人的腥臭味儿，坐在露台餐馆，喝着小酒，晒着太阳，甚是惬意。

“桑提亚哥。”男孩叫道。

“嗯？”老人应道，他手里抓着酒杯，沉浸在对陈年往事的追忆中。

“明天我去给你抓些沙丁鱼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用了，你去打棒球吧，我还有力气划船，罗吉里奥也能帮我撒网。”

“我想去。要是不能跟你一起打鱼，替你做点儿别的事也行啊。”

“你请我喝酒了呀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。”

“我第一次跟你出海的时候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你差点儿送了命。那天我抓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，它跳得太猛了，差点儿把船捣碎，你还记得不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啪啪地拍着船板。你把我丢到船头一堆湿漉漉的索绳中间，整条船晃个不停，你抡起木棒砰砰地打鱼，像在砍树一样，腥甜的鱼血溅了我一身。”

“你是真记得这回事，还是后来听我说的？”

“从咱们第一次出海起，我什么事都记得一清二楚。”

老人用那双被太阳晒伤的眼睛坚定而慈爱地看着男孩。

“如果你是我儿子，我真想带你出去赌一把，”他说，“可你是你父母的儿子，更何况，你现在又跟着一条交了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给你拿些沙丁鱼吧？我还知道哪儿能搞到四条鱼饵呢。”

“今天我还剩下一些，放在盒子里腌上了。”

“我再去给你弄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那就一条吧。”老人说。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。现在，他的信心更足了，就像微风拂面，让人充满活力。

“两条。”男孩说道。

“两条就两条，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不是偷的吧？”

“我倒想偷呢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这几条都是我买的。”

“谢谢你啦。”老人说道。他很憨厚，没去琢磨自己什么时